今天，多少人已离诗歌远去？又有多少人在诗歌的怀抱里浅唱低吟？这个时代，诗歌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诗歌到底走进了多少人的内心？在深圳，有这么一种原创，它让诗歌不再单一、不再晦涩艰深。在深圳，有这么一种尝试，它让诗歌离你很近，走进你的灵魂深处。它是“中国诗剧场”。继2010年首届中国诗剧场《我听见深圳在歌唱》后，第二届中国诗剧场《穿越百年》再次以诗歌与戏剧的跨媒介艺术形式，再现了诗剧场的无穷魅力。

有一种原创，叫中国诗剧场

本报驻广东记者 **彭海霞**

第二届中国诗剧场首次推出“诗歌奖”。图为“诗歌奖”获得者江非、苇白、从容、潇潇、徐俊国与颁奖嘉宾合影。（资料图片）

诗歌是主角，首推“诗歌奖”

首届中国诗剧场演绎了30位深圳诗人创作的30首深圳诗歌，第二届则邀请了40位活跃于当代诗坛与戏剧界的诗人、编剧参与创作。正如中国诗剧场创始人、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从容所说，诗剧场诞生的初衷是为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一个戏剧化的表演平台，运用综合的舞台表现手段，推动诗歌的发展。因此，第二届中国诗剧场首次重点推出了“诗歌奖”。“诗歌奖”以诗歌理论家吴思敬、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张同吾、《人民文学》副主编商震、中国作协现代文学馆研究员霍俊明等专家组成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的评委会，以奖掖新世纪以来诗歌创作中自觉维护原创诗歌生命意识及具有鲜明艺术个性、始终活跃在中国诗坛并足具诗歌影响力及先锋发现性的重要诗人。

毫无疑问，在诗剧场里，诗歌是真正的主角。在《穿越百年》的原创诗歌里，当我们解读辛亥时，我们读懂了辛亥先烈的共和之志、自由之志。同时，我们也被诗歌的表现力所震撼。40位诗人、编剧，数十首诗作，鲜活的辛亥人物，谱成一篇辛亥百年史诗。

在《穿越百年》，我们痛心烈士的离去——“还有什么比你的离去/更让我心碎/你的影子消失在太阳升起的尽头/大门在你的身后徐徐关闭/神的通道，成为/庄周的叹息”。（《怦然心动》从容）

在《穿越百年》，我们听到百姓的呼声——“如果天平的一端是江山/另一端应该是人民，而不是一把龙椅”。（《我们为什么活着》洪烛 熊焱）

在《穿越百年》，我们读懂了烈士为什么活着，又为什么饱含眷恋而慷慨死去——“我们为什么活着/不是为了让大地上多一个奴隶”“我们为自由而勇敢地活着/也是为了自由，你们无畏地死去”。（《我们为什么活着》洪烛 熊焱）。

从朗诵会到诗剧场的蝶变

中国诗剧场作为深圳创意十二月的重要活动之一，自然离不开创意。它结合诗歌与戏剧的跨艺术形态，让诗歌界热血沸腾，也给习惯了诗朗诵形式的观众带来视觉与感觉上的强烈冲击。从容说，通常一首诗歌在朗诵会上朗读5分钟观众就听不下去了。诗歌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是精品，但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并不是最活跃的。如何让这颗文学皇冠上最闪亮的明珠闪耀出光彩，如何真正能够产生“全民美育”的效果，如何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我们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我们要让诗歌走进大众，走出书斋，走出校园，走出朗诵会。

而走出去就意味着要创新。从容告诉记者，“首届中国诗剧场非常具有先锋性、实验性。由于资金少，我们没办法在舞美灯光上下功夫，而必须从戏剧本体寻找突破口。”因此，首届中国诗剧场完全没有按照诗歌朗诵的套路来，有些诗歌自始至终没有朗诵，而是用肢体以戏剧形式来表现。

自2000年大型音乐组诗《在共和国的窗口》之后，在10余年的不断探索中，中国诗剧场终于让诗歌实现了从单调的朗诵会到跨媒介诗剧场的跨越，这是具有先锋意义的完美蝶变。

在《穿越百年》，有原创音乐，还有再现历史人物的完整剧情。导演傅勇凡说，它不是一部话剧，但是却将话剧的结构与诗歌的文学性、人物的鲜明性和感人肺腑的场景完美融合。对于诗剧场这种艺术形式，从容觉得，“它就像海洋一样，你无法把诗剧场探索完，因为每次它的艺术表达都不一样。”

历史是基调，观照当下是主旋律

在《穿越百年》里，在群星与流星间，不断闪耀着烈士的名字以及影像——林觉民24岁，秋瑾30岁，宋教仁31岁……《穿越百年》叙述的是一个又一个辛亥历史人物的故事。从维新之戊戌六君子到“迎着帝国的屠刀和同党的叛卖”“昂首低血趟过”的鉴湖女侠秋瑾，从“泪珠和笔墨齐下”沉痛作《与妻书》的林觉民，到临死前依然“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的宋教仁，再到无数个英年早逝的革命者……

“为了归来我要离去/故土衰败，田园荒芜/父母、姊妹和妻子，我有执著之情/村庄、稻谷与河流，我有永不背弃的爱意/当土地支离破碎/当黎明传来新的召唤/七尺之躯不再蜷缩 有黄河的咆哮。”在樊子的诗作《为了归来，我必须离去》里，在邰筐、孙夜的《亲爱的，我已不可能归来》里，在何鸣、邰筐的《我和孩子盼着你归来》里，在容子的《我们葬在同一个墓地》里，我们饱含着泪在林觉民用泪书写的《与妻书》中，感受一个共和烈士的家国情。在《在秋瑾故居坐像前……》（刘虹）、在《醒来！新女性》（安琪大草）中，我们瞻仰女侠。

《穿越百年》中不仅有抛头颅洒热血的辛亥历史人物，还有当下人物以及其生活状态的写真。以诗话说历史，旨在观照当下。正如戏剧理论家黎继德所说，“《穿越百年》既写辛亥革命又观照现实，很自然地让今天的观众产生联想，观照革命先辈革命精神，从自身现实的角度对照了革命者的精神世界。”

让诗歌不再『自言自语』

杨 梓

2011，当一个又一个大型的诗歌节从我们身边走过，我们却并没有感觉诗歌离我们很近。巴赫金说，“诗歌献给无限的少数人。”或许诗歌真的不是大众艺术。但是关于诗歌的种种尝试让我们看到希望：原来，诗歌是可以离大众很近的。

中国诗剧场给了诗歌一个舞台，一个诗歌是主角但不是只有诗歌的舞台。在《穿越百年》这个舞台上，我们不仅聆听到诗歌的独白和对白，还欣赏到积木鱼团队的原创音乐、深圳市剧协制作体和广州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工团演员们精湛的表演。

一个个历史人物一一再现，一串串历史记忆浮现眼前，在中国诗剧场，诗歌被赋予了更崇高的生命、注入了更新鲜的血液，也因此有了突破诗歌牢笼的力量。“诗歌+戏剧”，它是一种原创，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诗歌朗诵会的艺术形式。它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融合和创新。正像诗歌理论家、教授吴思敬所说，诗剧场这种形式为我们探讨如何结合诗与戏剧开辟了一个很好的途径，诗歌面临着如何走向公众，而一些诗人进行私人化写作，把自己放到一个边缘状态。诗剧场则借助剧场，借助重大题材，让诗面向社会公众，从形式上来说非常有意义。

很多诗人也意识到，当今的诗歌只局限在一个小群体，很多诗歌朗诵会只是一种圈子内的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如何让诗歌更具有生命力、更具有传播力？这就要扩展受众。正像从容所说，要传播，就要寻找一种更好的方式，让诗歌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把诗歌传播给观众以及更多的诗歌爱好者，做到这一步才是实实在在的。

无疑，诗剧场拓宽了诗歌传播的空间。它改变了十几甚至几十人的朗诵会形式，它把诗歌带到现场，带到舞台，带给大剧院里的观众，它激活了诗歌力量。

如何让诗歌有更广阔的舞台？其实，在中国诗剧场实现诗歌与戏剧的跨界结合之外，我们也看到诗歌界有种种尝试和突破。被北岛誉为“中国最后的抒情诗人”的黑大春，早在1988年就提出“把诗歌带回声音里去”，并在后来不断探索与尝试“诗乐合成”。在2011零点星诗歌节中，诗歌与民谣、摇滚自成一体。在周云蓬以吉他演绎他获得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的诗歌《不会说话的爱情》中，在黑大春极富节奏韵律的说唱中，在秦水源与关伟的吉他演奏、刘地的鼓声和小节节玛的小提琴声中，诗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一种不同于唐乐府的生命。

黑大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诗歌不能总是坚守啊、挺住啊，诗歌要有一个平常的襟怀。是的，诗歌需要一个平常的襟怀，一个不再是仅仅徘徊在诗歌空间低吟的胸怀。在这个多媒体时代，诗歌与戏剧、摇滚、民谣等等艺术形式的结合是诗歌走出自身牢笼的尝试，是它获得持续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更是诗歌自身的一种突破。

华南简讯

《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开始实施

本报讯（驻广东记者林培）《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下称《条例》）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作为我国第一部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法规，《条例》为国内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建设和立法模式提供了研究对象，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类似立法提供了参照文本。

据了解，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立法总体上比较滞后，相关内容散见于一些单项的法律、法规、规章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广东省第一个提出就公共文化服务统一立法，提供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立法的一种整体思路。

广东省文化厅称，广东在公共文化投入方面仍存在总量不足、城乡及区域之间不平衡等现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法制化轨道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现实需要。由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群众和学生、外来务工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处于弱势地位，获得公共文化服务的途径有限，需要政府倾斜性的服务提供。

肇庆：专家研讨中华砚文化

本报讯（驻广东记者毕中林）近日，第二届中华砚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砚都”广东肇庆市举行。来自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松花砚、鲁砚、辽砚、红丝砚、苴却砚、淄砚等各个砚种的代表、制砚大师，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书画界、收藏界以及我国台湾、日本等地的嘉宾共200多人，围绕“弘扬中华砚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一主题，对砚文化的创新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研讨会上，全国各类砚种的代表人士、制砚艺术大师、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了主题发言，从多个角度、不同层面对如何弘扬中华砚文化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推进中华各大名砚的可持续发展、中华砚文化的繁荣兴盛起到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大芬美术馆“试水”社会化运营

本报讯（驻广东记者裴霞 通讯员肖烈南）记者从深圳龙岗区文产办获悉，作为大芬油画村产业配套之一的大芬美术馆，将整体委托给企业，按照市场化方式进行运作。场馆社会化运营是“中国油画第一村”大芬村谋思良久大胆迈出的又一步。

大芬美术馆建于2007年，是目前深圳建筑面积最大的美术馆。它的建设源于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发展，是龙岗区政府为了进一步做强油画产业、提升园区层次而建。

据悉，本次大芬美术馆除保留一定的办公区域和接待区域，并预留一定的时间周期确保公益展览和活动外，其余全部推向市场交由企业经营。据龙岗区文产办介绍，热心社会公益的企业，并有文化产业运营经验且具相当实力的机构，即日起即可向龙岗区文产办和大芬油画村管理办公室咨询。

广州：国画名家共聚迎新笔会

本报讯（驻广东记者毕中林 通讯员黄伟哲）近日，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召集著名国画家杨之光、许钦松、陈金章、方楚雄、李劲堃等10人，在广州市白鹅潭河畔举行迎新春惠民笔会。

记者在笔会现场看到，10位著名画家齐聚一堂，泼墨挥毫，共同完成了两幅3米×10米颇具岭南山水风情、花鸟相映成趣的国画作品。画家们表示要以饱满的创作热情，辛勤笔耕，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满足市民的审美需要，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为“文化强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许钦松表示，这次活动是广东美术界高端人物的一次聚会，同时也是艺术水平较高的一次交流活动。

据悉，本次笔会现场创作的两幅作品将会在2012年2月的“艺术下乡”活动中和征集所得的各种名家书画作品一同在广东地区巡回展出，时间将持续到10月。

2011年12月30日晚，“诗歌·歌谣·摇滚——2011零点星诗歌节”在深圳大剧院浓情上演。上阕部分，深圳知名朗诵家苏洋朗诵了诗人苇白的诗作；中阕和下阕，中国“新民谣”代表周云蓬和黑大春歌诗小组，则以民谣和摇滚演绎古诗和新诗，令人耳目一新。据主办方介绍，此次诗歌节为公益活动，募集到的10万元票务义卖善款，将通过深圳市狮子会福爱服务队捐给甘肃漳县和青海玉树的希望小学。（彭海霞 摄）

深圳公益艺术培训展示“梅开五度”

本报讯（驻广东记者彭海霞 通讯员黄雅雅）2011年末，“我们走进艺术殿堂”——深圳市群众艺术馆2011公益性艺术培训展示会在深圳徐徐拉开帷幕，来自宁夏吴忠、武汉、东莞等市群艺馆的领导观看了此次展示会。

“同学们好。注意！手打开。对！很好！”芭蕾舞培训老师在舞台上一边喊着口令，一边为学员轻调姿势。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展示会。百余名指导老师与培训学员，以课堂教学片段的表演形式，为市民带来芭蕾舞、民族舞、现代舞、少儿舞蹈、少儿小提琴、少儿萨克斯与打击乐、古筝等艺术表演。这种特殊的表演形式原汁原味地再现了深圳群艺馆公益艺术培训的课堂，让观众感觉自己似乎置身于艺术培训室，而非大剧院。

公益性艺术培训展示会是深圳群艺馆一年一度的常设性品牌活动，到2011年已经是第5个年头。它不仅是群艺馆的年终盛会，更是对深圳群艺馆每年公益艺术培训的成果总结与再现。能够走进这个演出殿堂的学员都是参加培训的佼佼者。正如深圳市群艺馆馆长刘兴范所说，几年以来，这一检验培训成效和展示成果的演艺平台被所有学员与指导教师视为至高的荣耀。

据悉，从2006年开始，深圳市群艺馆创全国之先，在馆内实施免费艺术培训活动。5年来，公益性培训了3万余次学员，其中很多都在基层文化建设中起到骨干作用。

文化创意企业上市时机已趋成熟

本报驻广东记者 **裴 霞**

“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是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三个重要特色。文化创意企业具有规模小、无实物资产等特征，在融资已成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瓶颈的情况下，上市成为企业急需选择的路径。日前，深圳首个文化创意产业拟上市企业专题培训会举行，80家深圳文化企业以及银行、证监等相关部门的专家参加了本次培训会。

发展迅猛 资金是短板

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司长施俊玲在会上介绍，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至2010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23%，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78%。其中云南、上海、湖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已超过5%。根据经济学定义，超过5%就可认定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她也称，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与丰厚的文化资源，与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还不相适应，文化还是短板，相对滞后。文化体制改革本身就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而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截至2011年6月，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的文化产业已达到50家，其中深圳企业占16家，近期，深圳又将新增一家。她认为，深圳的文化产业发展有声有色，值得肯定，希望继续做大做强。

近日，首部以城市为单位的文化年鉴《2011深圳文化产业年鉴》出版发行。年鉴介绍，据深圳市统计局2010年年度快报统计，深圳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637.23亿元，同比增长22.86%，占深圳市GDP的6.7%。其中，网络文化服务业同比增长132.75%，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类别。从文化产业增加值看，深圳文化产业的发展仍主要靠文化制造业支撑。高端原创不足、终端营销能力不强的产业链缺陷，仍制约着深圳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总体规模，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金。

政策支持 形势利好

施俊玲表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这标志着我国文化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会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强调要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支撑。

她介绍，2010年4月中宣部、人民银行、文化部等九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促进金融与文化产业的合作。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文化企业的努力下，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局面迅速打开，见效显著。

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深圳市出台了《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规划（2011-2015年）》和配套的《深圳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按照规划，2011年至2015年，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25%左右，2015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14.5%以上，达到2200亿元，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出超过5800亿元，使深圳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意产业集聚区，使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深圳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党和政府的重视，给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金融环境、金融条件和金融资源。”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协会会长尹昌龙说。施俊玲对深圳寄予厚望，希望深圳的文化企业做到：第一，找准企业自身定位，面对当前文化企业发展的大好形势，上市热情高，企业更要保持理性和冷静；第二，要健全企业内部管理，规范企业自身行为；第三，深入研究国家政策，做好各方沟通协调；第四，提升企业利用金融的能力。

金融机构与企业急需加强合作

“文化产业的前景是美好的，这毋庸置疑，但融资难主要是由企业自身特点决定。文化创意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属于软件，不像其他工业企业有厂房、土地等融资。目前，文化产业规模总体来说小了一点，大多数还处在摸索、探索阶段。这些特点对银行而言也是新的挑战，这就要求金融行业与企业间需要更多了解，只有了解才能更好地服务。”建设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刘军介绍。

广发证券投行部深圳区总经理李继祥认为，对于文化企业来说，未来5年至10年是企业上市的最好时机。企业可以利用上市搭建好的融资平台，获得资产增值、公司形象提升、品牌效应的实现。

虽然前景和潜力巨大，但是文化企业有着与别的行业不同的特点：规模小、资产无法衡量等，这些都是文化企业上市所面临的阻力。以在深圳为文化企业融资做得最好的建行为例，目前其为15家上市公司提供的融资为29.3亿元，加上对非上市文化创意企业的贷款，也只有100亿元，从整个贷款规模（3000亿元）来说，少之又少。

刘军表示，目前银行也在积极寻找各种方式与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结合，“我们专门有一个品牌，把所有文化类产业的扶持和金融服务都纳入到这个产业当中去，这个品牌就要求全国的建行分支机构要加大支持文化创意企业。”

结合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建行提出针对小企业进行集合发债的方式融资，股权、艺术品质押也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另外，建行还开发了国内贸易开证，短期内帮企业解决融资问题；宣传各类投资机构、服务机构的投资方案等为企业融资。“通过今天的培训会，银行将和文化创意企业取得更好的联系，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金融的血液，发展会更加有朝气。”刘军说。